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游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

學者咸化其德。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强。儕類不平之。目之為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蘖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娶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毁。教此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

行軍司馬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後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語帝特爲易輟

宋萬歸宋。宋殤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弒宋公。晉孝武帝躭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陳忠肅公言不苟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欵於人邪何爲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眞無戲言者矣

唐方千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千建一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郎應聲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襴未見口唇開袴陳亞善滑稽蔡君

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絶是惡。陳郎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絶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輕躁之戒。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如醉。未嘗問荅。及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曰。林甫議事如醉漢囈語。不可與言。

虛采空文。鐫聲雕句。珠露非綴冠之飾。里言甲擷。覈眞效實。山盡成補衮之文。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旨。曰此必三館使人也。杖而遣之。謏言取辱。誰實招之乎。

古人勿論作用安詳。郎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郎聲音笑語。渾是殺機。閒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辨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劉表作文示稱衡衡滅而投地曰作此筆者曾食飯不李台服議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剃髮無有寸長韓熙載爲宋齊丘寫碑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孫晟輕馮延巳作相謂人曰

金碗玉盃而盛狗屎褚彥回墜河出水衣服霑霖謝超宗詆之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孫搴寡學嘗服棘刺丸李諧誚之曰卿腹中自是何假外求庾信輕北方文士只取溫子昇韓陵山寺碑語人曰北方唯有韓山片石堪共語餘但驢鳴狗吠噫嘻彼皆快一時機鋒耳乃攻人之短刺人之隱犯造物之忌深同類之讐或招罪於自身

或詒孽於孫子口舌之禍可不畏哉

韓持國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孫霆為兵曹與趙不群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

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亠眞是如下変亂眞如上頸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卹之

局外而訾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許而快已舌鋒鏌影雖形務令事事逼眞試易人肆其恐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絜視即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嬀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爲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入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爲强酒者戒

劉攽劉恕同在館中欲一日問恕曰前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冒雨往見也攽戲曰子得非有所請求

邪怨勃然大怒至於詬罵彼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其日方知是日怨實有求於丁彼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寡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北齊盧元明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舌鋒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

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訟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耶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荅者庶幾可乎

李林甫妒賢嫉能。每奏對多諂人。衆目爲肉腰刀。嘗以甘言誘人過。譖於上前。衆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

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於人者也

楊士奇入奏事　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斛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言之成理即令減四十萬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銜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鄰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柰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訐人所諱禍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

取快手

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譏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攪其舌然後殺之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責衆得釋

即能巧也猶嫌鸚鵡之能言苟覺為煩何如桃

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指出託以自閑詩用方言豈是采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强記而辭辯縱横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甞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

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

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咸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劉殷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吶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

者。王偁孟揚言嘗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瓦墨匠耳柰何令脫土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郤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戲羞之徵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

陳壽性介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家著

究究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爲禍始自非讐在不共柰何恨致難忘葢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纔息究孽遂銷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箜篌靡不精審

既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譊譊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顓門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婦侈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詎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坷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愼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眞宗方讀案遲回問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眞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

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

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

詞臣犯贓進案眞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

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

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候一死而已眞宗

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

君側者其可苟諸

繆仲仁辯才無礙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瀹送別朏指瀹口曰
此中唯宜飲酒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
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
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常護口甚
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
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鍳身之

斧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奨借後生。定然關

世道之寄。

言非關世。賈誼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郇

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

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

叔方爲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

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議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邴原居遼東。好以淸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

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盧世榮理鈔法自謂生財有道賦增而民不擾董文用謂曰此錢取自丞家耶抑取之民也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以獻主者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右丞恐有日剪其毛之患矣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寧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皋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

詩客則人人李杜緇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硏可乎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隷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屛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諭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旣非朝命

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邪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不遠哉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黠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不

生用之不盡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

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艷歌小詞可罷之

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

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

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士君子聚談間。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能深趣。自有淡洽。戲謔詼諧。恐其始乎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昨非菴日纂二集内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形掩戶自撾曰繆形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憶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

貪祿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孫何酷好古文

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省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

處之人只要三箇必印灰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乎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

門而還

國朝金賁亨應太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詰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朱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

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詰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為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噫有位者可以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為守易尉為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寧獨二子為反戾哉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鰌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寳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狠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

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巳即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蚕開亭逍遥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

於門首因自念人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不勝自愧云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祗懼無患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掛榻修行獨漸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總是有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

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乃在其甄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詧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

全力喪師遠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爲其君篡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咲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袁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咲明人而不明於己也噫泥沙金屑障日則同提醒囘光聰明人可

草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嘗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嘗見人不如我蹭蹬之憂自消

遜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晉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縱

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
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
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
二人竭力舁以來葢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
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司馬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
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

一恢問曰中丞此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
是尚書奏逡巡而退
獬豸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
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乃若冠獬
豸而煦不直則窮奇更毒與之爲伍矣有位
思此痛宜猛省
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掇蝗引咎曰過在予耳
人以穀爲命寧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矣

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淸議不畏偶評隄防之見自定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唐蔡充體貌尊嚴莫敢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

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唐子方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釃酒作

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威儀一失即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

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失即有英謀石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揚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勒燕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蘇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

北上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爺憲郄之日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

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琯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爲安惇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

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是可惜人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

鳴雞樹王及善為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娼嫉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覇為會稽太守人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湧起士卒驚白覇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

自顧無些微徇枉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浪
止
廣庭或疎勿作隱慝於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
譴於神明去惡如薪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
亦汚爲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
余貽李雉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
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
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

揆之郎滅有揆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娙秀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秀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

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善果了生緣不爲冥司有未結之案淸修適素性不爲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貶斥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
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
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
君宜時時觀覽以省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
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
先辨謗何由興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
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窈神見人形心言

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莊浪有饕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復滿腹蓋地接西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梏而復息亦若此也齣點可不嚴家

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口涸胥隷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公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烟霞點垢泉石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歌舞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不荅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商臣宋

劭。譚恬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苻姚。譚清淨於叔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京相追。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鬧。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莫生攜撼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遮蓋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魏文侯見箕季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瓠羹文侯曰墻壞不築敎我無奪民農功貽我瓠羹敎我無多歛百姓

紫玉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村漢問恁麼事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
等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
生伯奇故自轉想柱笏西山人
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
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
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孳孳汲汲過累
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

淡柔和善良鄉黨賛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身蒙不韙之咎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爲忠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郎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

此是汝身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爲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以爲樂窩蛆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以爲甘旨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

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項綸巾手揮玉塵慷慨
自許不日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
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
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欛柄在手而或失聲破
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
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
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訓無論不知降心者即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撿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爲無塚之丘壠迷來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爲暗動之兵戈快去暫同試劍石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

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値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惰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

詰其迂叡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
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
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
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
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袞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
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
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

中行獨申澧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昧其本心邪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雖戲言。可發深省。

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賛如此。君

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魯宗道爲執政嘗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牘而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

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
勉哉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
璽綬勸進隨以淵爲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
嘆曰彥囘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使彥囘
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
乃復有期頤之壽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

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理怡然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深省也

格虎之勇非理内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鶩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鶩矯激習模

穢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訓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豐而

緗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荅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毋執去來之勢而為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毋逐聚散之緣而為親毋認離合之形而為我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閒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